

数智赋能还是技术异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范式反思与创新方向

曾 丽

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26年7月8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10日；发布日期：2026年9月20日

摘 要

加快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工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挥领航作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使命。数智时代的到来，既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带来了知识生产范式革新、理论阐释能力升级、话语传播体系拓展的重要机遇，也催生了工具理性僭越、学科主体悬置、理论话语祛魅的异化风险，对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根基、主体性内核与价值旨归形成了冲击。面对数智赋能与技术异化的双重张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必须以守正创新为根本原则，在融合创新中构建“理论为核、技术为用”的知识生产新范式，在固本培元中重塑学科的主体性与自主性，在话语升级中打造数智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新范式，最终实现数智技术与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深度契合、同向同行，彰显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与时代价值。

关键词

数智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技术异化，范式创新

Empowerment through Digital Intelligence or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A Paradigm Reflection and Innovative Direc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in Marxist Theory

Li Zeng

School of Marxism,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Yunnan

文章引用：曾丽. 数智赋能还是技术异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范式反思与创新方向[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9): 365-372. DOI: 10.12677/ass.2026.159763

Abstract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the discipline of Marxist theory is a major theoretical endeavor in advancing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new era, as well as a core mission for the discipline to fulfill its leading role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arrival of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presents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for building such a knowledge system—through innovation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paradigms, enhance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capabilities, and expanded discourse dissemination framework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brings risks of alienation, including the overreach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suspension of disciplinary agency, and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oretical discourse, thereby challenging the academic foundations, essential subjectivity, and value orientations of the discipline'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In response to the dual tensions between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the discipline of Marxist theory must uphol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preserving tradition while pursuing innovation. It should establish a new paradigm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centered on theory and supported by technology, reassert its subjectivity and autonomy through strengthening foundational principles, and develop a new model of Chinese-characteristic Marxist theoretical discourse suited to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Ultimately, this will enable deep integration and alignment between digital-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demonstrating the vibrant vitality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21st-century Marxism.

Keywords

Digital-Intelligent Era, Discipline of Marxist Theory,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Paradigm Innov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多模态交互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正推动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实现了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渗透融合。这一时代变局，不仅重塑了全球生产力发展格局，也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语境与历史机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旗帜性学科，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水平直接决定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向纯度、理论深度与实践力度”[1]，事关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巩固，事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学理升华，事关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与精神独立性的筑牢。当前，在技术赋能或异化方面，许多学者已开展相关研究，比如在赋能方面，姜耀东(2021年)指出，数字技术的不断完善实现了新兴产业领域的技术变革，它“以数据链为载体，通过主体加工输出数据商品，商品的享用者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拓展了劳动的新领域。”[2]张燕妮、张国磊等人(2026年)提出，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数字中国建设的交汇点上，数字技术正演变为重构城乡空间关系、重塑基层治理范式的核心动能[3]。在异化方面，颜岩、郑亚岚(2026年)提出，技术异化是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下，技术异化是对人的主体性价值的消解[4]。郑达威、茹丹丹(2026

年)提出,人工智能在传播方面会引发伦理问题,需要结合古希腊哲学的“终极三问”与道家思想的“返璞归真”,从数字人文视角反思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5]。现有研究多从数字生产、基层治理、传播伦理等维度对技术赋能与异化展开分域探讨,为理解数智技术的社会效应提供了多元视角,但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专门性、范式化研究仍有待深化。数智技术对学科发展的介入绝非工具层面的简单应用,而是深度触及知识生产逻辑、学科主体性根基与理论话语形态的系统性变革。基于此,本文以“数智赋能还是技术异化”为核心设问,辩证审视数智时代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双重张力,探寻守正创新的范式转型路径,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参考。

2. 数智赋能：数智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时代机遇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6]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生产工具的革新,而生产工具的变革终将推动上层建筑与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调整。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而言,数智技术的赋能作用贯穿于知识生产、理论阐释、话语传播的全链条,从研究工具、阐释空间、传播场景三个维度,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开辟了全新的发展空间,成为推动学科范式革新的重要时代动力。

2.1. 知识生产范式革新：数智技术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全新研究工具

一门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一套由标识性概念、原创性范畴、系统性命题与自洽性逻辑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其成熟度直接取决于知识生产的科学化水平与原创性能力。“海量信息和数据的高速流转与分析,既驱动了各行业各领域的智能化变革,也在与不同领域原有概念和知识体系之间的交互中催生了一批新概念、新知识、新理论。”[7]数智技术则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升级,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化建构提供了技术支撑。一方面,数智技术具备海量文献的整合处理能力,能快速准确地检索到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资料,并进行基础性的筛选、分类和整理,帮助研究者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加强研究主题的选题准确性和深度,并节省信息收集整理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8]。另一方面,数智技术的数据分析与规律挖掘能力,能够对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的海量经验材料进行系统性整合,从纷繁复杂的现实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发展规律,推动中国实践经验向系统化理论成果的转化,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逻辑,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夯实了实践基础与规律支撑。

2.2. 理论阐释能力升级：数智技术为自主知识体系回应时代课题提供创新空间

数智时代的到来,不仅催生了一系列关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新时代课题,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阐释这些时代课题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域与阐释空间,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与时代同频共振中实现创新发展,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注入了丰富的时代内涵与现实活力。第一,数智技术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时代化阐释空间,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建构夯实了理论根基。借助数智技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能够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算法异化的生成机制、数智时代人的发展问题等全新课题进行深入的学理分析,深刻揭示数智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发展趋势,进一步印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异化理论的科学性与时代性。第二,数智技术可以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赋能工具和动力引擎”[9],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数字化支撑。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0]数智技术则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学理化阐释提供了全新的工具与视角。

2.3. 话语传播体系拓维：数智技术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大众化与国际化传播开辟全新场景

话语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呈现形态，一套成熟的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严谨的学理形态、完善的教育形态、坚实的制度形态，也需要具备强大传播力、引领力、影响力的话语形态。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1]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与生命力，不仅在于其学理上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更在于其能否通过有效的话语传播，实现从“书本上的理论”向“社会中的思想”的转化，真正掌握群众、引领实践、影响世界。一方面，数智技术实现了话语传播形态的多模态创新，借助短视频、虚拟仿真、数字人、交互式 H5 等全新的传播形态，能够将抽象的理论体系转化为具象化、可视化、生动化的数字内容，打破了传统文本传播的单一形态，契合了数字时代受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认知习惯与接受特点。例如，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视角解读世界历史、政治经济与社会现象，将艰深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国际共运史，拆解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故事，制作 20~40 分钟的视频时长，契合移动时代的观看习惯，着重“把小人物写进史诗”的视角，让观众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刻板的信条，而是一场充满试错的人间实践。通过用幽默消解理论的严肃性，用故事化叙事降低理论的接受门槛，用生活化类比激活理论的现实价值，实现学术话语向大众话语的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数智技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国际化传播，为自主知识体系实现从主体性向普遍性的辩证转化提供了全新渠道。借助跨平台数字分发，突破地域与媒介壁垒，依托多模态内容降低跨文化理解隔阂，以鲜活故事向外阐释理论内涵。这种传播摒弃生硬说教，立足人类共同关切展开对话，让植根中国实践的理论话语走出本土语境，增进海外受众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解与认同，助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球场域实现有效对话。

3. 技术异化：数智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现实挑战

数智异化绝非技术本身的固有属性，而是算法、数据、算力三重要素与资本逻辑、权力关系深度耦合的产物。技术背后的资源垄断、规则设定与价值内嵌，从知识生产、学科主体、话语传播三个维度对自主知识体系形成深层冲击，其影响远超出工具应用层面，触及学科发展的根基性逻辑。这些异化现象的生成，不仅会制约数智技术赋能作用的有效发挥，更会侵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根基、主体性内核与价值旨归，必须予以高度警惕与深刻反思。

3.1. 工具理性僭越：技术依赖消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生产的思辨逻辑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工具理性的僭越集中表现为对技术工具的过度依赖，以及由此导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生产思辨逻辑的消解，对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建构形成了根本性的挑战。

第一，技术依赖导致知识生产的原创性消解，背离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要义。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型 AI，本质是基于海量语料库的统计概率拟合，其输出内容是对现有知识的拼接与重组，无法实现真正的思想突破与本质超越。从技术哲学视角看，这种技术可供性内嵌了“标准化知识生产”的资本逻辑——头部科技企业通过垄断训练数据与算力资源，将知识生产简化为可复制、可量产的流水线作业，使得学术研究日益趋向“无思想的综合”。若研究者过度依赖生成型 AI 完成文献梳理、框架搭建甚至观点提炼，将逐步丧失理论思辨的自觉性与思想创造的主体性，最终使自主知识体系沦为既有知识的技术化组装，失去其“自主”的核心要义。第二，工具理性扩张导致研究范式的技术化偏向，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固有的思辨逻辑与批判精神。以文献计量、数据建模、量化分析为核心的分析型 AI，依托数据处理优势推动了学科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升级，但也极易催生“唯数据论”的认识论偏差，在工具理性的扩张过程中，部分研究者陷入了“技术至上”的误区，将是否运用数智技术作为衡量研究水平的

标准，将数据分析、算法建模作为学术研究的核心环节，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核心的哲学思辨、本质追问与价值批判。第三，技术逻辑对理论逻辑的替代，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旨归。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始终有着鲜明的价值立场与使命追求，其根本目标在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而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技术逻辑，其核心追求是效率与效用的最大化，本身并不包含价值判断与立场选择，甚至会消解理论本身的价值属性，而失去了价值引领的知识体系，必然会丧失其自主性与生命力，无法承担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应有的使命与责任。

3.2. 学科主体悬置：技术依附逻辑侵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主体性根基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而言，主体性是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与灵魂，只有具备了坚定的学科主体性，才能摆脱对西方知识体系的依附，构建起自主知识体系。数智时代，技术依附逻辑的形成与扩张，从研究主体、学科本体、价值立场三个维度，导致了学科主体的悬置，严重侵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主体性根基。

第一，技术依附导致研究主体的异化，消解了知识生产中“人”的主体性。当前主流生成型大模型的训练语料以英文文献、西方理论话语为主，内容生成天然带有西方学术的视角偏向与理论预设。研究者若长期依赖大模型开展理论研究，其思维方式与问题意识将逐步被算法输出的话语体系所规训，从技术的使用者沦为技术逻辑的执行者，丧失批判性思维与理论超越能力，人从技术的支配者沦为技术的依附者，技术从服务于人的工具变成了支配人的主体，最终导致人的主体性的消解。人不能“沉浸在这种‘技术合理性’之中，丧失批判性思维，进而失去否定和超越的能力”[12]。第二，技术依附催生了对西方数智化学术范式的照搬，侵蚀了学科本体的自主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自主性，核心在于其拥有独立的学术范式、研究方法 with 理论体系，能够摆脱对西方学术体系的路径依赖。但是在技术应用的过程中，部分研究者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误区，将西方的数智化学术范式奉为圭臬，不加分辨地照搬照抄西方的研究模型、分析框架与评价标准，甚至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裁剪。这种对西方学术范式的技术依附，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重新陷入了对西方知识体系的路径依赖之中，彻底背离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根本目标。第三，技术依附遮蔽了学科的价值立场与使命担当，悬置了学科主体性的核心内核。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学术范式的自主性上，更体现在价值立场的坚定性与使命担当的自觉性上。而技术依附逻辑的扩张，会逐步消解学科的价值立场与使命担当，导致学科建设的目标错位，忽视了学科建设的根本使命与核心任务。这种技术对价值的遮蔽、工具对使命的替代，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丧失了其应有的政治属性与实践属性，其主体性的核心内核被彻底悬置，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也就失去了灵魂与方向。

3.3. 理论话语祛魅：数字传播逻辑解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价值引领力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系统性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内在逻辑，为人类指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方向。但数字传播所遵循的碎片化、流量化、娱乐化逻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系统性、严肃性、深刻性特质形成了强烈的张力，最终导致了理论话语的祛魅，对自主知识体系的话语形态建构与实践转化形成了严重挑战。

第一，数字传播的碎片化逻辑，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系统性与学理性，消解了理论话语的深度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的核心特质，就在于理论的系统性、逻辑的严谨性与学理的深刻性。在算法逻辑的主导下，长篇幅、系统性的理论阐释因不符合“短平快”的流量规则而被限制分发，而拆解后的概念片段、语录摘编、观点切片则更容易获得流量倾斜。长此以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话语

体系，往往被拆解为一个个孤立的概念、零散的语句、碎片化的观点，失去了其原有的理论语境、逻辑关联与学理内涵。第二，数字传播的流量化逻辑，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弱化了理论话语的公信力。生成型 AI 的出现，使得理论话语的娱乐化改造、梗化解读、庸俗化演绎可以实现批量化、低成本生产。在流量至上的传播生态中，部分传播者依托 AIGC 工具，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与网络热梗、低俗叙事、娱乐化桥段进行拼接，通过“玩梗”“恶搞”等方式博取流量收益，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从引领思想的科学理论，沦为娱乐化的消费符号，彻底消解了其严肃性与神圣性。第三，数字传播的茧房化逻辑，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价值引领力与社会整合功能。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科学的理论引领，凝聚社会共识、整合社会思想、引领社会思潮。而数字传播场域中的算法推荐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用户偏好的个性化推送机制，该机制会根据用户的浏览习惯、兴趣偏好，持续推送符合其既有认知的内容，最终形成“信息茧房”效应。

4. 守正创新：数智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范式转型路径

“守正”，就是要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创新”，就是要主动顺应数智时代的发展趋势，充分发挥数智技术赋能作用，推动学科知识生产范式、理论阐释方式、话语传播模式的创新发展。唯有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才能实现数智技术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深度融合，推动学科实现范式转型，在数智时代构建起真正具有自主性、原创性、时代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知识体系。

4.1. 融合创新：构建“理论为核、技术为用”的知识生产新范式

化解工具理性僭越的异化风险，实现数智技术对知识生产的有效赋能，核心在于厘清理论与技术的辩证关系，构建“理论为核、技术为用”的知识生产新范式。这一范式的核心要义，在于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知识生产中的核心与主导地位，明确数智技术的工具属性与辅助定位，推动理论创新与技术应用的深度融合、辩证统一，在守正创新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知识生产范式的系统性升级，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坚实的方法论支撑。

首先，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确立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主导地位，从根本上防范工具理性僭越的异化风险。构建“理论为核、技术为用”的知识生产新范式，首要的就是厘清“体”与“用”的关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体”，数智技术为“用”，绝不能本末倒置、舍本逐末。其次，推动原则具象化落地，构建全链条可操作的融合方法论体系。开发“核用双向校准”研究工具，在选题环节以理论真问题锚定技术应用边界，杜绝“为技术而技术”的选题偏差；在资料处理环节借助大数据挖掘、文本计算等工具拓展文献阐释的维度与体量，弥补传统人工研读的局限；在论证环节以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校准量化分析结论，避免数据结论孤立化、片面化；在成果呈现环节以理论叙事综合技术化表达，兼顾学术严谨性与思想传播力。同时设置贯穿研究全程的“反思性关口”，常态化检视技术工具的适用边界、数据结论的理论效度，从流程机制上消解技术依赖风险，遏制工具理性僭越。最后，坚持问题导向的实践逻辑，以技术创新推动理论创新，在回应时代课题中实现知识生产范式的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而理论创新的动力源于对时代课题的回应与解答。构建“理论为核、技术为用”的知识生产新范式，最终的落脚点在于通过技术赋能，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应时代课题、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理论创新中推动自主知识体系的不断完善。

4.2. 固本培元：重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主体性与自主性

学科的主体性与自主性，是自主知识体系的灵魂与根基，只有筑牢了主体性根基，才能真正驾驭数

智技术,使其服务于学科建设的根本目标,而非被技术逻辑所主导。重塑学科的主体性与自主性,需从巩固文化主体性、重塑研究主体的主体性、完善学科制度体系三个维度发力,筑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根基,确保学科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首先,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文化主体性,筑牢自主知识体系的根与魂。要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穿于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全过程。要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深厚根基。其次,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主体素养,重塑知识生产中“人”的主体性,夯实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主体支撑。重塑研究主体的主体性,核心在于推动研究者实现对技术的驾驭,而非被技术所规训,始终保持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理论创造性。最后,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制度体系建设,为学科主体性的发挥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主体性,不仅需要理论上的自觉,更需要制度上的保障。只有建立起完善的学科制度体系,才能有效抵御技术异化风险,规范学科发展方向,确保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4.3. 实践转化:拓展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数智化应用路径

数智技术的深度渗透打破了传统知识应用的场景局限,为学科知识从理论研究向实践落地的转化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路径与载体支撑,也为学科知识价值的最大化释放创造了新的可能。

首先,推动知识传承场景的数智化升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传播不再仅仅依存传统的纸质文本,还可以依托数智技术重构知识呈现与传递方式,借助多模态交互、数字化仿真等技术手段,将体系化的学科知识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的数字内容,适配不同群体的认知特点与学习需求,有效降低专业知识的理解门槛,让非马理论专业的学生对此不再陌生难懂。其次,推动实践应用场景的效能化落地。立足社会发展中的现实议题,将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数智技术的数据处理能力相结合,为公共治理优化、文化建设推进、社会发展研判等领域提供系统化的研究支撑与解决方案,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效能的转化。

数智时代的到来,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全新语境。“数智赋能还是技术异化”的核心设问,本质上追问的是数智技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的辩证关系,以及数智时代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根本方向与核心原则。数智技术作为人类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本身并不具有天然的价值属性,其最终是实现赋能还是导致异化,关键在于能否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能否把握好理论与技术、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

参考文献

- [1] 骆郁廷.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若干关系[J]. 广东社会科学, 2026(3): 5-14.
- [2] 姜耀东. 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数字劳动的价值走向——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3(6): 108-113.
- [3] 张燕妮, 张国磊, 刘俊茹, 等. 数字技术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技术-组织-环境”框架分析[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8(1): 151-165.
- [4] 颜岩, 郑亚岚.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异化及其实质——福克斯技术异化批判理论述评[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62(4): 19-27.
- [5] 郑达威, 茹丹丹. 从“终极三问”到“返璞归真”: 人工智能传播风险的数字人文批判[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6, 48(2): 140-147.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003.
- [7] 徐蓉. 关于数智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若干思考[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5,

11(10): 94-103.

- [8] 胡安宁, 周森. 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初学者: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J]. 江苏社会科学, 2024(1): 57-65.
- [9] 张润峰, 易靖雯. 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作用机理与风险防范[J]. 宁夏社会科学, 2026(2): 176-188.
-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36.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1.
- [12] 刘席余. 马尔库塞“单向度人”视域下互联网时代“科技异化”现象的批判[J]. 现代商贸工业, 2024(23): 195-197.